第三幕

第一场 苏醒

如从梦中初醒

我是谁？我之前是谁？

我不知道

口袋中只有一个女人的照片

脑海中找到她的念头挥之不去

可我完全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也罢，先找到人再说吧

第二场 寻觅

于洞口之前，北椋告诉我她在矿井的下方

于电梯之前，苍鹰问我何苦又要再次回来

于地底之处，我找不到她的踪影

破开阻碍，解开谜题，现在我来到了石门之前

苍鹰说：这里不可能再向前迈步

我们敬爱的指挥官就是在石门之后被荼毒

当她回来之时，她已然不再是我们敬爱的指挥官

我前进过无数次，可每次我都只能掉头折返

这后面，空无一物。

可我依然感受得到来自石门之后的呼唤

在他的注视下，我选择走过了石门

于石门之后我见到了我

一样的我，许多的我，都倒在黑色的石柱旁

我感受到呼唤，这个呼唤来自于前方

我选择继续前行，石柱渐多，“我”也愈多

而当我来到一个“我”前

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了问题

“我是谁？”

“我”并没有开口说话

而我感觉她仿佛在质问我

“我是谁？”

问题再一次出现

我没有答案，只能绕开她继续前行

“你是谁？”

又是一个“我”发出的问题

但是她的目光望向前方

“她是谁？”

我不仅发问，可我的眼前什么人都没有

顶着没有答案的发问，前行到“我”密集的地方

一个声音突然在脑海中想起

“我等了很久”

“你是谁？”我问道

“等你”

“我是谁？”我问道

“等我们”

“我们又是谁？”我问道

忽然间，我感觉到沙漠在翻涌，脚下在不断地震动

可我看那些“我”都若无其事的躺在那

倏然仿佛有一张无形的网

拉着我往下扯

当我求助般的眼神看向“我们”的时候

“我们”不发一言，不说一语

她们早已死去

可我到底是谁

不，我还不能就此死去，我还要知道我究竟是谁

挣扎着，撕扯着，不断奋力地往外卯足了劲

倏然间，仿佛丝线一齐断开，我失去了重心，天旋地转般昏倒在地上

在梦里我看见了我的过去，我是名叫安娜·黄的完形体官员，我要寻找的女人是我的完形体搭档爱琳娜·徐

在梦里我又看见了不一样的记忆，我是编号为512的灵鹊，面前那个白发的女人，是我的完形体官员，是我要......

从昏倒中醒来，石柱和“我们”都已经不见，我不知道我来到了哪里

而前方却有一艘庞大的飞船就静静地躺在红色沙漠的中央

我想起来了，那是我要去践行的，诺言

第三场 复生

又一次从冰天雪地中醒来

看着全身残破的机体

回想起从飞船上重重摔下去的记忆

我没能做到，我没能践行

所以我是，死了吗？

看着前方飞船上的洞，我必须进去，寻找一线生机

我在飞船的冷冻舱室里看到了“我”

她说：我就是你，你也是我

你启发了最初的我

我亦造就了后面的你

而你现在来寻求于我

你若想去完成你的诺言

最好的办法当是我们合为一体。

我说：我不是你，你不是我

我是我为何是我自己的源头

而你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

我曾经许下承诺

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

无论踏过怎样的艰险

我都必须去做

但我，永远不会是你。

第四场 终末

你又一次回来

可惜已经太迟了

她已经不再想要我们

她已经抛弃了我们

无论如何，你我的努力终是徒劳

她再也不会有机会与我们共舞了

一切早已结束，一切早已注定

既然你再次归来

让我们合为一体罢

游隼说。

哈，哈，哈

终于，终于

在这最后

完整了，终于完整了

“我们”完整了。

游隼倒下。

你又去而复返

但是，如你所见

这个世界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了

倘若你再过去一次

这个世界恐将彻底破碎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的机会了

你若要执意穿过在带来疾病，带来不幸、带来毁灭的门话

抱歉，我不能容许

苍鹰。

呃，咳，咳

你这，自私的，怪物！

你亲手把这一切毁了！

这个世界，所有那些被吞没、死去的人

都是因你而死的！

你这自私的，怪物！

苍鹰倒下。

最后的目的地近在眼前

亲手再次抚上熟悉的飞船

舱门应声打开

最为熟悉不过的舱室就在眼前

这一次

回家

第五场 回忆

轻吻上她的额头，她如那被困于牢笼之中公主般醒来

灵鹊：是我，灵鹊。

亚瑞安妮·杨：灵鹊？

亚瑞安妮·杨：对不起，我没有印象了

无数疑惑的思绪在心头缠绕、打结

有无数的话想同面前之人诉说、讲述

可是当看到她那可爱又让人心生怜悯的脸颊时

一切也不必那么重要了

灵鹊：没事，让我待在你的旁边，多待一会就好。

我践行了我曾经许下的承诺，来到了你的身边

可现在的你，却已经不再是你

第五场\* 离去

我没有选择走进舱室门，而是再次打开了舱门

看着眼前与之前不一样的景象，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境之中

这里本来的话应该是维内塔，这个梦境会是我的梦吗

丢卸下防弹的盔甲，漫步在蔚蓝的星空之下

瘫倒在没有海的陆地上

身体不由地蜷缩着

灵鹊：我真的还想在你一面

可我却承受不住

原谅我。

第五场\*\* 诺言

轻吻上她的额头，她如那被困于牢笼之中公主般醒来

亚瑞安妮·杨：灵鹊

灵鹊：......不我做不到

灵鹊：或许我们还有其他办法的，我们还可以——

亚瑞安妮·杨：灵鹊

亚瑞安妮·杨：你必须这么做

亚瑞安妮·杨：是适合结束了

亚瑞安妮·杨：拜托了

头不自主地低下，双眼不敢对上眼前恋人的眼神，更不敢面对她此刻的神情

可我许诺过，我必须做到

双手颤抖着，不敢置信的，慢慢碰上她最脆弱的部分

双手不敢发力，爱人的生命竟在自己的手里消散

双手不敢停下，允诺的诺言必须为她结束苦痛

双手的颤抖由手臂传到我全身

全身止不住地颤抖着，我好似感觉到全身都在发力，全身都在与自己抗衡

邹然间，嘴里多出了一股滋味，是痛苦的滋味

灵鹊：对不起......

随着时间的概念在我的脑海里流逝，她的搏动越来越弱

最后，我的手心里再也没从她的身上传来任何的感觉

她已经死了，由我杀死的

双手缓缓离开她的身体，她又一次安静地躺在了冷冻舱里

再次轻吻上她的额头，希望她能在长眠中收获好梦和幸福

想起身时

不受控制地眩晕和失衡感袭来

我重重的摔在了地上

心中依然有挥之不去的愧疚感，手上依然传来颤抖的罪恶感

或许，和她躺在一起，是最好的归宿

这也就是，终结了